



追梦·一线职工风采录

湛江湾上架“彩虹”



赵青春 绘

本报通讯员 杨凝 本报记者 邹明强

近日，广东湛江湾烈日灼灼，调顺跨海大桥工地上，大桥90号墩主塔即将封顶，技术员雷一鸣迎着热浪，一路向塔尖攀爬。

“小雷，90号墩右幅马上就要拆除模架了，通知下横梁作业面人员远离右幅作业区。”接到塔顶技术员打来的电话，入职刚满1年的雷一鸣马上通知0号块作业面上的所有员工紧急避让。

他伸手扶了扶墨镜，迎着太阳，向塔顶望去，“姚工，我看塔吊左幅在移动，你赶快确认一下是不是左幅要拆除外架。”雷一鸣发现塔吊起重方向不对，赶忙给塔顶技术员打电话。

“是的，弄错了，应该先拆除左幅模架，我马上通知栈桥作业人员。”技术员答道。

“好的好的。”挂断电话后，雷一鸣组织作业面人员休息，工人们人手一大杯茶水，仰头就喝了一半，汗渍在蓝色工装上晕开。

休息片刻，雷一鸣继续向塔尖挺进。越往塔顶，爬架楼梯越窄，海风也越来越大。

调顺跨海大桥主桥为双塔双索面斜拉桥，索塔采用门形，分为下塔柱、下横梁、上塔柱和上横梁4部分。大桥主塔共分24节浇筑施工，为了让主塔快速安全地“长高”，项目部采用液压爬模施工技术，合理布置大型塔吊，采用BIM技术进行仿真施工模拟，通过测量精准定位，监控线型检测技术，使用新材料新工艺，确保了塔柱施工的质量和安

全。同时，项目部通过细化塔柱施工责任矩阵，强化工序衔接，优化人力资源配置，将原本7天1节的速度提高至5天1节，确保了塔柱施工进度。

“我们所在的东主塔91号墩已经封顶，明天90号左幅将浇筑最后一节混凝土，共计124立方米，需要连续浇筑大约5小时。左幅浇筑完成，两个主塔就都封顶了。”说话间，乌云密布，疾风夹杂着骤雨一路狂奔而来，湛江湾又一次短时强降水来了。

雷一鸣赶忙掏出手机，“吊机停止作业，现在风太大了……”电话那头的吊机司机连忙应答着，各个节点紧急停下。雷一鸣蹲在爬架间，倾盆大雨霎时间把他浇了个透心凉。

一阵大雨过后，暑气消散了不少，阳光下，一道彩虹悬挂在湛江湾上空，雷一鸣和工友又忙碌起来。

为企业冲锋陷阵的老兵

本报记者 柳姗姗 本报通讯员 孙畅 梁洪威

“咱们20个兄弟，疫情期间，不到1个月就完成了16万米电缆，也算是树了个新标杆，大伙还得继续加油啊！”近日，收工下班后，贺忠武高兴地 and 工友们边走边说。

今年48岁的贺忠武，1993年退伍后进入寰球吉林化建工程公司，成为一名电气工人。从业27年，军人出身的他，以“召必至、战必胜”的军人本色，先后参建国内外20多个项目，始终没有停下奋斗的脚步。

2016年6月，贺忠武作为吉林化建电仪公司的班组长，远赴科威特清洁能源油项目施工，工期32个月。当地天气炎热，室外最高气温可达50摄氏度以上，每年的6~8月，大家只能夜间工作。为保证工期，他想方设法给班组工友鼓劲加油，带头加班加点，与时间赛跑。

“这个项目很特殊，当时公司生产经营形势非常严峻，正面临生死考验。这可是我生活和工作了20多年的企业，不管项目多难，我都有责任为企业冲锋陷阵。”贺忠武说。

境外工程施工工艺与境内标准不同，为了让班组整体作用发挥好，贺忠武带着大家伙一起学习、研究、讨论，在最短时间内摸透了当地施工的“门道儿”，确保不仅符合施工标准，还要出手就是精品。

2019年3月，项目圆满完成，贺忠武赢得业主、总包和项目部的的一致好评。此时，他和工友们已连续在异国他乡度过了3个春节。

回国后仅1个多月，贺忠武又开始到陕西靖边榆能化项目现场施工，等待他的，又是一连串难题。

项目实施中，有两大型压缩机组，配套变压器吊装重量达40吨，无法一次吊装到位。贺忠武组织技术人员反复研究吊装方案与吊车选型，做好充分的工程研究和精密计算，并成立“智慧小组”，严格把控每一个环节，最终确保设备顺利就位。

今年上半年，为做好疫情之下的复工复产工作，给工人创造安全的生产生活条件，贺忠武又一头扎进对防疫要求细节的研究里，常常忙到后半夜。目前，他们已顺利完成总包制定的两个施工节点。



吕厚鹏

本报记者 丛民 本报通讯员 党浅 张洪雷

3年里，他们曾相约一起回“家”看看，走一走曾经走过的上班路，摸一摸济钢大门的石壁，站在未来将会建成工业遗址的3200立方米高炉下，出神地回顾往昔。

那座高炉里曾经涌动着的滚烫铁水，仿佛穿越时空，在他们的心里沸腾。

2017年7月8日，济钢集团钢铁主业全线停产，这座有着60多年历史的功勋钢厂，踏上“二次创业、重塑济钢”的新征程。

近两万名济钢职工原有的职业规划和生活轨迹被改写。他们有的留下，为济钢转型发展开拓新业务；有的离开，在创业、再就业中谋求新生；还有的奔赴300多公里外的日照钢铁精品基地，投入山钢集团新旧动能转换的火热事业中。

仍然奋斗在济钢的李宏伟，在外创业

的吕厚鹏，转岗就业的石莹……还有更多散落在五湖四海的济钢人，他们在转型阵痛中努力拼搏，迎接新生的喜悦与希望。正如那句歌词里唱的，“走过去，前面是个天”。

钢三代与企业共谋新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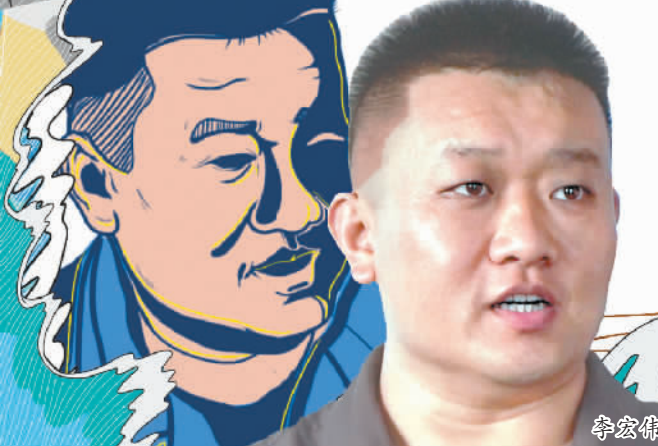
6月25日上午，李宏伟站在山钢集团济钢创智谷的孵化基地顶楼天台向北望去，一路之隔，是原济钢集团厂区，那里，有他8年的车间记忆。

曾经喧嚣的工厂，早已安静下来，厂房和设备陆续被拆除，唯有3200立方米高炉矗立在原地，诉说着这片土地昔日的辉煌。

济钢集团钢铁主业关停后，李宏伟和20名同事应聘到济钢创智谷科技服务分公司，从事创业项目孵化。

李宏伟是钢三代，从小生活在十里钢城。2009年，父亲退休，他接棒进入济钢炼铁厂工作，成为一名高炉皮带工。

“时隔11年，第一天上夜班的情景，仍然清晰地印在我脑海里。那天晚上，父亲坚持要送我，一路嘱咐我好好工作，直到把我送到厂门口。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我对自己说，‘子承父业，我们家的济钢”



李宏伟

人来人往

方大丰

济钢去产能，两万多职工告别钢铁主业，分流、转岗、创业……

看起来，这又是一个重复了无数次的故事，但仍然让人叹息、感慨，然后被激励。

改革开放40多年来，类似的故事总是提醒人们，阵痛之中，总是无数如同济钢职工的产业工人，以不屈的肩膀扛起了生活的压力，也分担着改革的成本。义无反顾与改革同行，无数职工以个体命运的坎坷，成就了中国经济今天的繁荣与兴盛。

转岗之后，李宏伟说，“即使时隔11年，第一天上班班的情景，仍然清晰地印在我的

“重要的是你不要放弃”

脑海里。那天晚上，父亲坚持要送我，一路嘱咐我好好工作，直到把我送到厂门口。看着他离去的身影，我对自己说，‘子承父业，我们家的济钢情，续上了。’”

李宏伟对企业的情感无比真诚，这份情感更像是一种深入骨髓的“命运感”，在国企一代一代薪火传承。

是的，就是命运感。无数次采访过国企员工面对转型阵痛的内心冲突，我曾经试图更深入地抵达他们的内心深处，捕捉这种对企业无法割舍的眷恋。从单位人到社会人再到市场人，与一个企业兴衰成败、变革转型共沉浮、同进退——大多数国企员工身上都有这种超出职业范畴的特殊“命运感”。

当年，梁衡先生的名篇《觅渡，觅渡，渡何

处》这样描述瞿秋白：“在一般人是把人生投入革命，在他是把革命投入人生。”其实，国企员工之于其所在企业，亦是“把企业投入了人生”。

这更像是特有体制环境下的一种“命运安排”。

2017年济钢工人所经历的，也让我想起了17年前的一部纪录片《铁西区》。这部英国《视与听》杂志全球优秀纪录片Top50榜单中唯一的华语纪录片，记录了世纪之交沈阳一个重工业区的转型之痛。

导演王兵在影评中说：“曾经有一群人，为了创造一个新的世界而付出了一切，他们最终失败了。”

包括国企改革在内的转型和变革仍然天天在发生。身处其间，每一个个体的生存、生活面临各种挑战，未来也总是充满各种不确定性。很多时候，正是挑战和不确定性激发了人

的潜能、斗志和令人赞叹的创造力。面对转型，不抛弃不放弃，济钢职工再次展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韧性。

接受挑战，生命的过程因此才更充满魅力。

“重要的是你不要放弃。”霍金在回答人类如何塑造未来的问题时说，“无论生活多么艰难，总有一些事情你能做到并取得成功。”

我们应该铭记一个充满浪漫情怀的场景——

5050立方米高炉平台，东面就是大海。离开济钢再就业的石莹，看着这个“长”在大海边的特大型高炉，充满希望地说：“我们都会越来越好！”

王建涛从事发电机检修24年，填补多个国内外相关领域技术空白，在高度重复的工作里，坚守自己的工作准则——

“下次要比这次好”

爬滚打，晚上就自学专业知识。中国核电建设前期，大量设备依靠进口，由于看不懂英文，出现故障只能花大价钱请外国专家解决。每次外国专家来，王建涛只能远远观望。

他下定决心，啃下英语这块“硬骨头”。当时，电厂免费开办了英语培训班，每周两次，他从不缺席。凭着这份坚持，王建涛不仅看懂了英文资料，和外国专家交流也得心应手。他逐步掌握了全套检修技术，实现了多个重大检修项目的自主化，抢了外国专家的“饭碗”。

后来，他参加成人高考，考上了华南理工大学的大专。再后来，他又考上了中南大学的本科……今年，他被录取为清华大学工程博士生。

“做设备的主人”

24年来，王建涛一直从事发电机检修。对于检修工作，他有自己的理解，“不能简单重复，而是下次要比这次好”。

发电机检修需要把定子线棒排水吹干进行参数测量，但如何快速吹干一直是世界性难题，一般需要7~15天，甚至更长工期。

2006年，伴随电站机组年检，定子线棒清扫工作又开始了。但10天过去了，结果仍不合格。要知道，检修工期每耽误1天，电站经济损失就接近1000万元。

王建涛和同事们没日没夜地盯紧设备，但又想不出更好的办法，只能不断重复吹扫。最终，经过半个月艰苦奋战，总算合格了。但这件事让他耿耿于怀，“我们应该做设备的主人。”

“线棒内部结构像人体血管一样错综复杂。”为了弄清线棒中水的流向，他前后做了上百次试验。在一次试验中，他将模型冲压后，用一种新方法快速释放，气体和水翻滚着像龙卷风一样把线棒里的水带了出来。“成了！”那一刻，他开心得像个孩子。

就这样，王建涛研发出第一代发电机定子线棒自动吹扫装置，一周就能把线棒吹干。

“还能做得更好”

王建涛并不满足于此。第一代装置需要检

修人员24小时盯着，还没有实现装置自动化。

下班后，他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反复琢磨，工作太晚就干脆睡在办公室。捣鼓了大半年，终于把自动化装置造出来了。

电厂请来了国内专家进行评审，发电机领域一位权威专家点评说：“我只在美国和日本见到过成套装置。你们这套装置，原理上比他们更安全。”

第一次现场应用的那晚，王建涛按下启动按钮，压力开始上升，他站在装置旁，等了好久却不见装置排气。他忍不住探头向排气口看去，“噗嗤”一声，大量压缩空气混合着水雾喷了王建涛一脸，他抹了一把，开心地笑起来。

带着“还能做得更好”的信念，王建涛不断升级这套自动设备。到2017年，只要7个小时就能把线棒吹干。2018年，他参加美国电力研究院汽轮发电机年会，与200多名美国专家交流，才得知美国当时最快也要36小时才能吹干线棒。

情，续上了。”

割舍不掉的济钢情，让李宏伟在面对诸多选择时，义无反顾地决定和济钢一起转型，共谋新生。

“为搭建创业平台，装修团队在冰冷的基地完善设计装修方案；为紧抓政策红利，政策研究团队32次修改专项资金申请报告；为更好服务创客，项目运行团队多方调研、学习取经。”回顾转型的艰辛，李宏伟表示：“再苦再难，想到自己还是济钢人，就又充满力量。”

3年间，李宏伟和济钢一起从“伤筋动骨”到“脱胎换骨”。

他所在的公司成功引入创业项目，团队90多家，举办创业培训20余场，服务创业人员1000余人次。李宏伟也在转型中不断磨砺自己，日前他通过竞聘，成为公司党群办公室副主任。

创智谷大楼正对面，有一块约10米长的钢板，上面刻着10个鲜红的大字——“续燃一团火，再造新济钢”。

“这是济钢4300宽厚板产线生产的最后一批钢板。”回忆起最后一座高炉停产那晚，李宏伟有些激动，眼泛泪花，“我拿着相机，把停产指令下达后，高炉跟随工序关停的全流程一一记录下来。将来，我要告诉下一代，这里是你的老爷爷、爷爷和爸爸奋斗过的地方。”

“9年济钢人，一生济钢情。尤其是在外打拼这些年，这份归属感不仅没有消失，反而更浓了。”吕厚鹏表示，要立足专业领域，为济钢转型发展做好服务工作。

“我们都会越来越好”

“作为济钢人，是一种荣耀。”曾在济钢炼铁厂工作的石莹，对济钢的感情不言而喻。

停产前，石莹是济钢炼铁厂的安全员。从350立方米的小炉子，到1750立方米的大炉子，再到全省赫赫有名的3200立方米高炉，石莹见证了济钢的成长。

“看，这是同事们的合影，这是我拍的高炉风口，这是高炉全景。”石莹打开手机，找出停产当天的照片，一张一张翻阅，眼神亮晶晶的。一张合影中，他们簇拥着党旗，在淅淅沥沥的雨中留下最后的纪念。“这些照片是我的情感寄托和前行动力，时常会翻出来看一看。”

在工作的第15个年头，石莹转岗到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重点项目——日照钢铁精品基地上班，从泉城到日出之城，他过起了双城生活。

“离开生活工作了几十年的地方，感情上真舍不得啊，但能为企业发展再续钢铁情，也是一种幸福。”逐渐适应了新环境的石莹表示，除了离家远点，现在的工作环境更好了，收入也更高了。

2018年5月4日，是石莹来到日照钢铁精品基地的第1天。他向记者描述了那天的情景：“我走进高炉平台，看到很多熟悉的面孔，我们在炉前握手、拥抱，激动不已。”

转岗之初，日照钢铁精品基地正处于生产与工程建设并行的时期，现场安全隐患复杂多变，作为炼铁厂安全室副主任的石莹承受住了压力和挑战，“我每天都跑现场，安全工作来不得半点马虎。”

转岗当年，石莹被评为“炼铁厂安全生产先进个人”，第2年被评为“炼铁厂劳动模范”，今年又被授予“日照公司优秀共产党员”。“收入比济钢鼎盛时期翻了1倍，今年我还参加单位团购，买了193平方米的大房子。”

站在5050立方米高炉平台，东面就是大海。石莹看着这个“长”在大海边的钢厂，守护着这座全国仅有8座的特大型高炉，充满希望地说：“我们都会越来越好！”

受访者供图
制图：陈子蕊



石莹